

杭縣志稿

第十五册

李仲選題



藝文

碑碣一

金石文字古人所及自吳至清悉著錄
 考鏡也耳目所及自吳至清悉著錄
 之蓋一縣掌故所係不必援歐趙之
 錄止于五代阮氏兩浙金石志止於
 宋元之例耳即近在民國亦附列其
 目金文寥寥綴於末〔先後次序以其
 類以時一地同一類以
 地次同一地以時次

吳巖山天璽碑

臨平記再續天璽元年七月立石巖山記吳功德

東觀令華覈撰文皇象義書

宋永和堤記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一

咸淳志紹定三年庚陽月許應龍記在臨平湖

運河有塘衣帶浙水自都城東北橋鎮薄吳頭楚尾

綿亘千餘里關提封者六州帶主管者十縣仁和首

當其一、郵遞輦運憧憧旁午唯永和隄阻鼎湖白龍

潭之險卯風湍流寅夕鼓盪一有線溜則膏腴數百

頃瞬刻就浸翳欲經久不拔是豈一日一人之力哉

邑有范任二君倡為義役乃悉心討究謂土方屢潰

于成也於是率衆僦工築以木石成二百五十丈為

錢數千緡范居為費獨當什伍董視犒賚尤詳焉旁

築道民瘞給伏臘俾早晏巡徼事無遺慮整如也肇

始於紹定己丑之春告成於是歲良月之望民間曾無勞動之苦公家坐收興築之利談何易哉隄成請記顛末予嘉其賢勞且諗之曰自令之來我邑也無橫斂暴賦以蠹民繇是吏日貧而民日富既有餘財矣無深刑酷罰以殘民繇是役益簡而生益繁既有餘力矣及今閒暇率就斯役用答令德故輸財而不知費盡悴而不憚勞令不我強也余亦欣然而思總而群雖各有心其于于望望未嘗不基於寬烈之政廉污之操雖令不佞與不賞而勸者抑豈無其故哉今范令光世濟其美連躋科級以儒道字民最再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一一

課矣始終不擾與民相安宜其一鄉之善如范君學諭武任君學錄安世毅然以身任其勞吁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凡領民社之寄者何獨不然豈直仁和之長獨擅其美永和之士勇於為義耶紹定庚寅陽月之吉記

明重修茗溪化灣閘記

錢塘縣志萬曆三十七年己酉黃汝亨撰在崇化七都

聶侯治錢塘之五年士服教民戴德吏不敢為奸下令流水沃焦潤槁所興除不可勝紀惟是茗溪居邑

之西偏通霽溪太湖注于海沿袤百五十里為閘有五曰化灣閘者北注徑山南注天目承雙流之要衝焉水溢則闔旱魃則開以隄以洩詎惟錢邑是賴蓋三郡邑利病所窳繫重矣初始于宋淳熙六年重建自洪武而永樂間數橫決閘圯至淹沒郡國人民流散天子乃敕大司農夏公元吉暨大納言趙公岳會同三司詣勘修築三年乃竣迨正統十年復以衝圯民害尤烈邑令葉公宗行申請事聞上敕少司空周公經再勘議動支廣豐倉米三千七百石有奇抽分廠木三千餘株築治如故詳碣中至今利賴之蓋百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

六十二年無患矣萬曆戊申夏四月天乃降割霪雨為災浹四旬不休五月塘崩閘復圯苔水懸注如傾三峽大浸稽天桑田為海下民其魚屋廬蕩析蒔種無具嘯號離散徧于四野侯蒿目計拯而里諸生徐生懋升率父老徐夢麟陳墳輩伏侯庭具陳利害狀侯蹙額曰赤子在溺父母之謂何且一勞永逸策之善也前事後師政之經也民將亡命吾何愛頂踵于是單車出郭門挈小艇行赤曝下涉巨浸凡旬日數臨患所與父老議謂閘不備塘胡以禦衝衝則易潰何以施築于是得衍義黃河築堤法用六尺竹節千

餘實之以石、下柱水為兩股、中填土而纍之高若干、發公帑可百金、庾粟百石、父老輩奮身董其事、不期月備塘成、舉伏地歡呼曰：是溝壑也、而登之場圃、父母哉！雖然、亡塘患水、亡閘亡以輸水、則患旱焦爛之禍、與淪胥等、聞何可已、侯乃復與父老輩議帑藏、且告匱、侯慨然曰：不聞醫家以血補血法乎、小損大益、先瘠而後肥、于是量鄉都之鄰閘者、凡八十里、畝派五厘、凡若干畝、可得九百金、民輸恐後、又力請諸上官、動支常平倉粟五百石、凡材木伐石、繕工取給焉、不足則捐俸、多方濟之、又躬為勞來、將作負畚者靡

勸為亘而高者四丈、培而厚者五丈、閘而疏其兌、若口者九尺、甫一載餘而閘成矣、父老子弟又舉伏地歡呼曰：是役也、水無虞浸、旱無虞焦、以隄以洩、可桑可田、非侯疇其乂焉、于是徐生懋升率邑父老徐夢璧、陳墳紀其事、而屬余以辭、余覽而歎曰：惠哉懋哉！世世永賴哉、侯也、而功視往者則倍、何者、往天子痼瘵、下民至勤、大司農司空諸重臣履畝興築、而侯隻身肩之、往往費罄、司庾粟幾四千、榷木三千、而侯半之、往閱三載、乃底績、所勸議者再、而侯捷之、侯利侔于百年、而三善溢于前人、其憂殷、其才敏、達其夙昔

人人深矣列郡邑所被潤澤豐美甚博侯其為衆父
父矣夫善無近名侯也有孚惠德以規百世民也碑
曷能已若夫請折停徵歲兩行賑活飢民座死人骨
四境復業比于豐穰種種德政詳他紀中又奚綴焉
為閘也碑用告來者侯名心湯字純中別號銘源豫
章之新淦人登甲辰進士其辭曰苔水之灣衝以雙
流動決靜盭水旱為憂以塘以閘天惠我侯身先子
來溝壑田疇昔在列祖拯溺救然勞苦重臣動經歲
年生民其億費亦溢千事半功倍侯若易焉惟天降
割惟帝迪哲百年同功二賢合轍昔也有葉今也有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五

聶鄭渠邵埭千載爭烈澤國名山永不堙滅

明重建長橋記

唐樓志弘治十一年十月華亭錢福撰并書

碑文

重脩通濟長橋記

唐樓志嘉靖十四年蔣瑤撰許成名書金潞篆額

碑文 原闕

通濟橋碑記

唐樓志嘉靖十九年德清陳霆撰吳源書後附江

源修橋歲月記

碑文 原闕

附修橋歲月記 原闕

明錢福重建長橋記

錢福華亭人

維時同軌歲深四方之車轂擊重譯路廣希世之珍
輻輳故知杠梁之繫于王政匪徒襲典籍而已也縉
紳不舉逸之草茅草茅無力假助象教於是不得已
而有取乎金仙氏之教焉若乃國朝經理宇內自兩
都外分藩以浙為首杭又浙之首郡也其邑仁和之
界湖德清者有鎮曰唐樓其水自天目來奔流震澤
䟽為三江望滄溟而歸者悉于此道焉故濶而深梁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六

乎其上者易圯而躡成其舊梁圯者不知其幾年土
人以舟濟故勁風急湍溺斃臭載者歲有三四過者
憫焉而懼其功之大莫肯先之者惟鄞賈陳守清道
其地目其險私盟于心期底厥成積念鬱慮寢存夢
形聿起利濟假化如來斷恩割愛棄妻屏子齋平生
筋力所致金百兩買山采石造舟起沈得石若干乃
號于其地之善士得金若干於是聲熾謗隨懼落坑
塹奔告當路審有根柢竟剪髮走四方聞雞晨號頂
拜趺突各有助之者共得金若干抵松江吾鄰夏景
昭未有子見而說焉曰吾求嗣善緣良多然未有如

道人之誠而所務之要也既館且施予聞而嘉之守清既得金歸僦工斲石為龕凡七濶二丈八尺長四十六丈乃持呂太常秉之所製疏語募予予愛施與無蓄儲而待以舉爨者猶衆故弗能副而樂道人之善而激勵相成仁人利物之心未敢斯須忘也遂為之言以鑱諸石嗚呼裔是而往交廣閩越之珍商鉅賈凡以充中國之要需秦晉魯吳之鐵冶毛鬲凡以濟南土之不及與夫聖天子之與七大藩服敷奏復逆信使驛郵無論晨夕寒暑風雨晴晦如履平地無顛覆之虞者伊誰之功歟以吾儒事而假力於金仙

以縉紳職而售志於草茅以藩臬所蒞耳目所及之要務而卒成於疏遠之人是亦可為世慨矣則夫遠人成之而居人壞之已廢者起之而既成者不思修之受命於天子之廷食其地役其民安享其成而往來其途不圖增重其功而故坐視其敗而不續舉之者亦獨何心哉若天守清之誠與夫諸士之樂助者其有為而為無為而為吾皆不可知而過其地獲享其安者是則守清諸善士之所安也其在天者非吾所測守清不欲自著其善故悉諸善士之名書諸石

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二日勒石

蔣瑤重修通濟長橋記

唐樓南北通衢也跨溪有橋額曰通濟肇自前代漫不可考久益傾圯往來病之弘治甲寅方外陳守清者謀始重建工程浩大艱於厥成時武宗皇帝尚在青宮敬承聖慈仁孝太皇后懿旨遣官徧施名山大川清逢其適得賜白金若干并會衆竭力始克竣事爰立貞石構掩守之歷今三紀矣溪廣流深波濤洶湧奔冲為患橋用崩裂守僧方毓憂焉號于有衆于是鎮之義士共捨金若干屬毓董治橋舊為洞凡七議塞其中旁之二排水於底實石于中累而積之愈

實愈重水或冲激本固不撓衆謀協同乃始事事無何毓卒厥徒廣璽成之幾數水害功力益巨自庚寅迄甲午乃濟計工千百物料稱是是故不可無記矣天下事成于前必繼于後乃可久存而不壞茲役之獲成也其艱如此自是以往可不知所慎哉予承乏冬曹橋梁固有政者所急也政在養民雖勞不怨溱洧有惠後世病焉矧是舉也成于下不煩于上私其值不役于公成于下所以昭義私其值所以昭仁仁者政之紀也義者仁之推也仁立義弘可以觀俗民淳俗厚可以觀政舉天下而皆唐樓焉則有政者可

無憂矣不尤有當記者乎重夫呂子克厚之請遂述
修建之始末若夫尚義捨財者法得附書其名于碑
陰俾後之人有所考也嘉靖十四年乙未春正月勒
石

陳霆唐樓通濟橋碑記

陳霆德清人

唐樓去浙城不五舍其地聯帶江湖接引甌越縈絡
吳會使傳之經行商賈之走集徒旅之往來既以會
道之冲而輳津途之要又其大溪中橫曠岸並睨市
區氓椽鱗次櫛比北鄉左右越墟出販者晨馳夕驚
肩摩迹累溪渡則艱徒涉則危故非跨津設梁則履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九

輟不通響喚靡應非所以續地脈接風氣濟利而便
安者也通濟之有橋古矣歲以傾廢莫究遺迹弘治
甲寅有陳守清者募財重建工鉅費殷久莫就緒事
聞中禁時太皇周后位長樂康陵在東宮咸遣官賜
錮橋遂克事然溪之上游實受錢塘諸山之水當其
大發則徑冲旁注水為橋拒則湧為波濤旋為激湍
澎躍擊撼橋幾侈裂議者謂物虛則受攻基實則永
固茲橋過水之洞七空厥多虛實召善毀於是衆議
募力塞其二焉曾無幾何虛為實乘中以邊掣橋之
主洞掀走載形崩潰可待呂君廷潤覩而興懷謂其

二子坤與需曰鎮之有橋吾先君尚翁嘗兩助其役
今須更治度費四百金吾籍成業力可辦也若輩其
相予必繼先德遂集工改構砥以堅樁圈以巨珉範
金以鈎其聯灰廔以弥其隙其駕鼇屹其勝月偃冲
則莫艱隳也罔害履道之便而啟途之通至是橋可
無替矣工既竣耆民陳禮輩以上之分臬水庸使者
相與嘉歎亟下教獎焉守橋道者廣璽就予請記維
先王之教曰利人曰通物是故杠梁之時夏令則著
橋道在蜀武侯維飾盖事存通利則在政必先然大
觀弗梁病乎君國乘輿濟涉譏在執政何者事任在

上故宜無責於下也呂君一里士故能治辦有國有
政者之務先王之教不戒而率充是心內悅人非其
事矣於戲使世皆其人里皆斯舉寧有賦苦葉者歟
抑是役也慨捐樂為呂則急義保功告事里則向方
賞勞率作官則知政義以倡務方以導俗政以勵衆
務倡則集俗導則募衆勵則起事之駢美者也是宜
刻貞石維之以詩維苔之南浙川之陽左澤右陂鷗
鳥作鄉大溪南來既折既東受涓納浚赴滙則洪斬
焉兩崖氣勢中絕三時望洋行旅艱涉烏江呼艤亭
長豎眉淺榻深厲終焉思危有鉅者梁成于積費幾

圯者再樂輸者避有偉其土蹈義弗辭視痾在躬捐
金若遺作者百夫給者一手積鏹奚為蚩虜之守往
來幢幢車與駢駢曷知力功徒信厥便父詔子嚴祖
德孫闡尚父有後奕世其衍逝川沄沄長虹壓津有
訊厥成視我刻文嘉靖庚子夏四月朔立

附龍江源修橋歲月記是橋之修一素之力也經
始于丁酉仲春越七月工竣憲大夫黃山焦公蛟
峯張公兩獎之又以成一素之美寓勵俗之仁也
夫黃山負地方之重蛟峯任水利之專均所事者
一素舉之二大夫彰之善哉一素呂姓諱塘字廷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一 十一
潤仁和人予在道家嘗聞其略用補陳霆之遺此
名與此橋而俱存焉龍江源識

清重修長橋碑銘

唐樓志康熙癸卯卓天寅撰

吾里有長橋蓋通衢也北達京師南接閩粵凡有事
四方者無不由茲利涉焉余卓氏自先世以來聚族
于此斯橋之存屢經圯復而再造于有明嘉靖之丁
酉則邑先輩呂廷潤力也太守黃山焦公水利蛟峯
張公嘉獎之迄今歷年滋久日漸頽圯圖維鼎新事
匪易集顧念此橋之興廢通里所係亦行旅攸關水

至此而溟涸舟從中而迅邁今雖物力艱難而人咸樂勸諏日量功略址程費董其役者則五保領袖萬君公朗肩其費者余弟子孟偕諸善信實為首庸而因舊無更視昔增壯庠幾引纜之堤永為輻輳之所跨虹之偃鬱為培厚之基矣夫橋梁國務所急載之工典亦王官之一事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唯修舉得時斯遵途有自斯橋之利又豈淺鮮哉第思自嘉靖迄今百有餘年趨事維勤鳩工如赴吾里之人輕利急公始終如一日余故援筆記之且擊之銘銘曰顛茲西水川流浩浩維彼河梁為浙孔道我石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十一

既攻我材既同厥址維舊厥功以崇王途既平禮讓成岱陂陀如雲除道相屬矯如蒼龍偃立于波蜿如長虹下飲于河福祿既同德澤以茂洽和仁人文石並久時康熙癸卯秋之吉

重修碧天廣濟長橋碑

康熙己亥徐元正撰吳肇纘書石在長橋北塊屬德清境茲以同屬脩長橋碑記因附載之

兩浙利世濟人凡事六之在朝宸廟楹之上小之不遺于一事一物遠之在四海九洲之廣近之不遺于一鎮一鄉唯恃任事者不以艱而阻不以少而伏則

匹夫可以建不拔之業而當時蒙其利後世誦其功
顧任事者亦有所甚難志不堅不成力不瘁不成就
使志堅力瘁而囊乏季子之金人鮮將伯之助則心
雖切而勿克遂而况群疑衆阻掣肘牽撓又未必不
垂成于俄頃而敗于頃臾也唐樓去餘縣數十里雖
名外鎮而生齒繁茂百貨駢集衣冠仕宦之族指不
勝屈儼然郡縣也有橋也厥名廣濟界河而鎖流為
南北要途明弘治間鄞僧陳氏守清鎮人邵君翊戮
力維新于今又三百年非復昔時之鞏固矣余間因
到省停橈橋畔目覩傾圮之狀而因念工力之浩繁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十三

每有忘而未逮獨念前既不知何人出全力以創斯
橋而貽百世以後無窮之利後復有嗣而興之者以
纘百世以上不知誰何之功今人未必不如古人又
安知今日林林總總之中寧無守清邵君其人者惜
乎余末之見也噫古人創制立法原欲垂之萬世迨
數傳後不能補偏救弊卒致蕩然漸滅而無可考者
不可悉數何況一橋余既以遠官故勿獲力襄斯橋
而當世亦卒無其人坐見其朝損一石暮損一柱日
復一日漸致湮沒徒令後之人臨流弔古追指其地
曰是故廣濟橋之遺址也斯亦事勢之不得不然而

無可如何者也、而何意竟得吳山山僧皈一、復得廣文邵君九皋、夫皈一、一貧僧耳、邵君亦落拓儒生、驟然以千百年將絕之緒、而仔肩于一身、竭五年之功、聚數千之財、而又衆謗不搖、流言不奪、卒能以其精神、感動前大中丞、今少司空王公爲之主、遂使繼續之勞、同于鼎建、傾危之址、穩卧安流、功在當時、業垂後世、可謂偉矣、余嘗謂斯橋之建、其利有三、利涉一也、復古二也、壯鎮人形勝三也、皈一暨邵君獨能于衆人不知任、不能任、不敢任之時、一朝而三利斯舉、是皈一與守清不啻衣鉢之傳、而邵君與邵君實爲

裘箕之紹、安見古今不相及耶、余邇來家食里居、罕出庭戶、不知橋之成也、若何崇高、若何廣濶、較曩日規模更開拓否、僅興之所至、偕一二至友、駕扁舟、携樽酒、登橋四望、俯激湍之奔流、仰林間之烟月、聽欵乃而神怡、閒櫂歌而心暢、則雖一事一物一鄉一鎮之功、又何不可與朝宸廟楹九州四海之業同垂久遠哉、鎮人請書其事于石、而求記于余、余謂其功不可沒也、宜以鼓後世之勇於任事者、至其工費之繁、襄力之衆、皈一且有記、余不多贅也、賜進士第、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清溪徐元正撰、龍溪後學

吳肇纘敬書大清康熙歲次己亥冬小春月
宋蓮華井記

咸淳志嘉熙二年仁和令范光記在臨平蓮華院
臨平山後十里井鹵惡余客小林四面散汲其味畧
同日與范右之蔡及之納涼蓮華院院有三井扣僧
孰勝僧指露井最良余亟取烹茗清寒甘冽自是日
走蹻奴二嬰靳不輕費品此泉為小林第一井有神
焉亦喜自賀吾不復將百味矣雖然唐人詩云除却
借書沽酒外更無閒事擾公私余當長斯邑頗以不
擾見思別十年矣行旅如歸今以汲水擾人乎右之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十五

笑曰亦君甘棠加封殖尔何愛數語以記斯井之逢
化城庵井闌石刻

唐樓志化城庵古井闌刻淳祐四年四月上旬惠
塔主置十二字見武林梵志

清珍珠泉銘

在黃鶴山顯寧寺康熙間王暉撰

顯寧寺方丈之前有泉焉用石甃之周遭約三丈許
清冷澄泓可鑑毛髮以足蹋地則泛涌如珠故名珍
珠泉彰其美也夫泉固不同側出者曰汎正出者曰
檻瀆涌上出者曰趵突而且有甘如醴者有白如乳

者有温如湯者、而此則以珠名、靈山秀氣、鍾於此者、何異歟、為之銘曰、惟山之靈、鍾於顯寧、泉似玉蘊、泛作珠形、混混而出、寂寂無聲、既澄且潔、亦滌塵情、翳此珍珠、匪時勿見、以足蹋地、遂乃纍貫、非關虎跑、豈屬龍獻、日落星沈、幽香不變、

宋朱宥錢塘縣修路刻石

定鄉小識在定山新嶺錢塘縣安吉 三大戶朱宥 奉引修路與了皇祐元年六月日三大戶朱宥趙訓楊治六行、字徑二寸、年月字徑寸餘、缺二字、吉下疑鄉字、宥下疑等字、兩浙金石錄摩崖正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十六

書

新嶺修路刻石

定鄉小識在定山新嶺錢行 修路 方佛

之光佛

熙五年六行、字大者徑

三四寸、小者寸許、以行書兼篆意、紀年熙字上缺、考宋紀元、押熙字者凡四、雍熙嘉熙皆止、四年、此非淳熙即紹熙矣、

定明院石刻

定鄉小識在新嶺定明院修造東廊了正書、字、徑三寸、兩行、無年月、款識、當亦宋刻、新嶺為達富陽

要道前有修路諸刻疑院僧修造東廊募有餘資於此除道故以是起義其下必有叙及修路之文特剝漫耳不然定明造廡何與新嶺而大書深刻於此耶
明補刻東坡安平泉詩

臨平記舊在安隱寺洪武中爲白刺史取去崇禎初沈一先集東坡字重刻於石并跋

聞說山垠別有源撥雲尋徑興飄然鑿間海眼知何代種出菱花不計年煮茗僧誇甌泛雪煉丹人化骨成仙當時陸羽空收拾遺却安平一片泉里西安平泉澄泓清冽近揖虎跑遠交錫惠余童而甘之每以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十七

從前水經傳茗事者品外置之真爲孟浪及讀蘇詩始知此泉原有不朽之名者舊有文忠碑刻失去名蹟烟消深足抱愧爰集蘇字壽此詩於石誌毋讓也
崇禎庚午長至日後學沈一先道傳氏謹跋

明塘棲鎮添設水利通判廳記

唐棲志隆慶辛未周詩撰湯煥書

塘棲去會城五十里而遙當水陸孔道控帶三郡蓋浙藩北一大門戶也崔葦之所聚盜賊多有往者倭奴犯北關出入塘棲藉今此中有督盜專蒞之如今者稍足倚其後何至馳突如入無人之境哉曩時督

撫胡公巡按周公請增設水利行署即命郡主盜者往毋令盜得逞所以閉奸收蠹通行旅而保藩籬之固者誠便計也其署故在鎮下游墟墓叢薄間與居民懸隔主盜者歲間一至即不能終夕舍去矣塘棲故名鎮泉貨豐衍羣盜日謀幾一染指其中其奈何令郡大夫去崇巖被荆棘而居也其甚不稱先是滇南楊君繡新安楊君旦江陰薛君璠嘗議徙廛間皆中寢不行已而穀峯羅大夫至蓋隆慶戊辰也歲稔盜日起督撫谷公知羅大夫才則檄大夫專蒞塘棲大夫至塘棲顧而喟曰凡吾所以來非盜是求乎倘

吾廛一切之便坐而媮日即民費藉也顧吾未有以廛民耳於是明賞格勤部伍廣偵探盜聞風解去相顧不敢犯其明年惠洽威馳遠近懷之鎮之鄉進士沈君佩光祿卓君明卿請大夫而徙焉大夫曰是吾意也遂請諸當道者當道許之乃卜於故址西半里許阻水負陸翼帶闐闐廣四十步南北四倍其廣繚以崇墉擇日經始令千百伍長各司厥工度舊而規新務以不煩門堂室溷悉儀其故其東北偏別構凡若干楹則因地形且用羨材也役始於隆慶三年八月十七日其明年二月十五日役罷其地故没入呂

姓者費凡若干兩往者盜公行江湖間公私惴惴憂
茲大矣向非羅大夫朝夕躬自督察無寧居幾道路
梗者吏四方者視官若蘧廬又况其行部所在歲什
一而戾止者其安肯為民樹永久計屑屑不憚煩也
夫羅大夫豈直謀其身繼自今踵大夫至者居有寧
止得展布其四體於以除民患芟盜萌即大夫之利
澤此方將與斯署並永矣大夫佐郡多所建樹不書
書其關於行署者如此羅大夫名星楚之黃岡人
明添設總捕水利廳題名記

唐樓志隆慶五年羅星撰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十九

題名有記內外大小諸司莫不有之其來舊矣為此
舉者非為侈美也盖凡職掌所在莫為之前則無所
於創莫為之後則無所於述後來者雖欲稽考而無
由况其間制行少異則觀鑒頓殊惟恐後之論今亦
猶今之論昔自不能不凜凜於心厥係亦非小小者
此題名之所由起也杭郡址五十里有鎮曰唐樓蓋
三吳水陸交通之市向未設官故未有公署嘉靖三
十九年始奉欽命依添設府佐於茲鎮註選駐劄為
總捕水利廳職列於杭其實嘉之崇德湖之德清并
杭之仁和為所兼隸也舊館始創於鎮東墻間年久

頹毀且非其地星筮仕蒞鎮申明當道遷建於鎮中

空間官地諸頗如法惟此缺典是以忘其不肖僭為

補之以俟後之君子云隆慶五年歲在辛未季冬吉

旦黃岡羅星撰

羅星後陞雲南阿逆州知州

通判

楊繡

雲南晉寧縣人陞四川達州知州

楊旦

直隸休寧縣人

薛璠

直隸江寧縣人

羅星

湖廣黃岡縣人

棲水文乘又補五人

賴守忠

江西豐城縣人

王良用

江西吉水縣人陞廣西上思州知州

張弘毅

廣東莞縣人戊辰進士陞福建寧府

高旨治

山西太原右衛人辛未進士

文王輔

廣西象州人舉

同人

杭縣志稿

卷二十

案杭縣自劃分杭市後舊有公署學校等石刻今

已不在縣境存者僅此添設水利廳二石亟載之

然遺文尚在附錄於左

宋喬行簡重建仁和縣署記

仁和在吳越時為錢江皆附郭皇朝興國三年錢氏

奉圖籍入朝改今名建炎南渡二邑俱視赤縣方駐

蹕之初授荆棘立都邑志不久在吳會宮室省府猶

曰草創况令居手仁和縣宅莫詳締建之始距今殆

不止百年屋老且腐紹定壬辰胡君巨卿來領縣至

之日顧瞻庭宇梁扶棟拄岌岌動搖旦起視事如坐

巖墻之下、慄乎將壓、前是紆墨、縮銅不啻數十、令僅支、傾補敗、指日以俟、踐更何暇、為持久計、令雖健而決束於枵單、末如之何、人固不以咎令也、今京尹余公、宿知其然、宰一日上府、京尹顧謂之曰、君子所居一日必葺、况有地百里、且附於王畿、敝陋若是、曾不逮鄙小縣、我念此久矣、今其可諉是責於他人乎、乃捐錢四百萬、俾更之、令承命惟謹、即度財賦、功增庠培、薄易湫隘、為顯敞、自門向廳、宇廊廡堂皇、寢處庖湢無一不撤其舊而新之、經始於壬辰之孟秋、迄事於癸巳之仲夏、見者環視拱睨、無不洞心駭目、是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二十一

役也、木章竹箇、悉市之、他山庸工如家、輿匠肩來、一金一粟、咸出於公、里胥恬不之預、蓋京尹厚於捐金、令尹篤於任責、宜其率作興事、不勞於民、不愆于素、起百年之顛仆、為一邑之壯觀也、始邑之獄舍、傾圮門闕、殆不容楔、縲繫其中者、既無以宣其底滯之氣、而令問囚其下、幾無立人之所、常平係省二庫、亦久弗葺、至是皆為之更創、堅固續密、足以支久、敝極而亨、勢固有所待也、令尹來諗、予曰、邑之興作、自始事迄落成、盡出京尹、今官府屹然、吏民俱受宏庇、願託文辭以記其事、予曰、是可書也、京尹諱天錫、今以戶

部侍郎兼壓之任風力強濟多多益辦政平訟清百
圯具舉縣宰平易近民居官所記政以最聞盖不特
興廢起敝一事而已是歲季夏望日

宋倪文節公思仁和治無倦堂記

淳熙十一年

故簡齊先生陳公之孫鞏宰仁和之明年稍暇始葺
縣舍北鄉數椽為齋名之曰無倦而求文於余其言
曰自輦轂駐東南仁和遂視赤縣事之繁劇不待問
而知方其紛至而沓來俯仰應酬雖甚精敏窮日之
力有不暇給者吾以綿薄不自量而冒焉以居吾甚
懼焉是以朝夕黽勉而不敢湏臾以怠又曰縣事甚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二十二

冗吾於退食之餘獨可無一室自休以為思政之地
幸縣有廢屋因其舊而稍加闢焉於其成而取吾夫
子所以告子路者名之庶有警也其為我記之余於
陳君有鄉曲雅素嘗訪焉視其庭無一人急走疾呼
者詢之里閭則未嘗有留滯不決之事盖陳君敏而
才又能勤而不懈宜其政之治如此抑余聞之古之
為政者先民事後之為政者辦官事而已也如先民
事則其所汲汲焉者無一不在民故政修而民以被
惠苟徒曰辦官事而已也則其所汲汲焉者乃將有
病民者矣夫身以先之又勤相以勞勉之於是而繼

之以無倦則吾夫子之告子路無非為民者今縣吏困於簿書期會訟獄賦歛之間於農桑教化之務凡民事之切者或置不問豈獨其力之不足歟亦其勢之迫使然也若陳君於官事既辦矣於世之所謂能吏則既優為之矣非其力之不足而勢有所迫者也苟又於吾夫子之言有得焉以其無倦之情施之民事則天政績之美當與古循吏比可也今明天子垂意字民之選褒表其尤以風四方偏州下邑罔有遐遺况其迹在轂下者乎於今世所謂能吏者猶且擢不棄况如古所謂循吏者乎陳君勉之無謂古今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一二十三

殊時而以余言為迂也既以告陳君遂書以為記

又安敬堂嘉泰二年建姜夔記

未見

元陳基重建仁和縣署記

杭屬縣附郭者仁和與錢塘也仁和在吳越為錢江縣宋興國初易今名故在餘杭門之內紹興間縣令孫延直徙治招賢坊其遷麗府之南左偏而與錢塘縣四隅錄事司並為東西序則國朝大德間也重紀至元之五年己卯達嚕噶齊默勒克因其舊而繕完之距今蓋二十餘年矣上棟下宇內垣外墉騫撓彫剝凜手其將壓而卒未有能剔其蠹而支其傾者至

正二十年庚子、總管吳陵謝侯節、修舉度政務、以先後為次第、環視列廡、所宜振而新之、殆斯為甚、爰命庀材鳩工、而達嚕噶齊北庭伯嘉納侯、躔之同知總管府事邵君勝初、治中劉君克忠、因力贊之中、為治事之堂、旁為兩廡、右為架閣庫、前為譙門、屋以間計者二十有三、其增剏則退食之廳、居堂之後、幕賓之舍、居堂之左、屋以間計者九、傳階為闌楯、同於外者、為之墉、以文計者一百五十有奇、椅榻之具、器皿之需、與凡所宜有者、莫不畢備、是役也、經始於閏月丙寅、告成於九月庚申、工以日計者一百一十有五、錢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一二十四

以緡計者若干、董其事者、主簿王欽、徵文以為記者、縣達嚕噶齊、長安高博也、杭為東南會府、省憲百執事實蒞焉、承平以來、職守令而司民杜者、非無器望、才能之選也、然每每殫精於簿書、鞠躬於賦斂、獄訟糾紛之末、而倣倣焉、靡歲月以俟、踐更者相踵也、由是視公宇、不翅如傳舍、尚慮其危且傾哉、今工不重、費民不勤勞、而植橈扶鸞、剔蠹而支傾者、顧有湏於兵革旁午之際、蓋往者之所急、來者之所戒、政之善、訓也、侯能不以傳舍視官府矣、居其居而職其職者、第毋以踐更玩吏民、則仁和其度、幾乎、書以畀之、俾

刻諸石以俟後之葺者尚有考云

宋樓鑰錢塘縣題名記

錢塘古都會繁華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蹕於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舊附郭二邑事體寢重他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府祥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塘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內尋入景靈宮禁籞乃以華嚴僧房故基為之在國庠之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宋君价始至興滯撥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二十五

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囚繫又裒集前任人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古蒐考史牒自宗元嘉中劉道真至吳越羅隱凡得十人國朝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存歲月亡者缺之使後有考焉君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於從政故其設施知所先後如何鑰與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於仕也為之記始末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太傅元魯山諸公著於民心千載猶不忘盖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明仁和縣治題名記

殷雲霄撰

仁和令楊启文煥刊著前令姓名於石乃以其記屬石川殷雲霄氏曰吾視其賢者以為勸則不肖者以為戒殷子曰緣名以正事者居之不實因利以圖成者行之勿遂惟誠于身而無所為者遠矣記曰惟仁和附大省府省府官常師事者十餘令兩京官歲遣視事又十餘令日走謁有事問何如聽所不可惟謹事以克就理及法司百需役費皆問諸縣浙江財賦于天下為最多仁和于浙江為最多絲羅紈縠塩財魚果之類朝廷于歲辦外時遣使徵取其地為東南大都會道路四通縣民以十餘萬戶四方商賈聚市

闖又十餘萬戶其訟獄號召諸務煩梗豈可勝言而又賓客之往來舟楫之徒役廩餼之供饋亭館之修飾稍弗及備諸司者以為弗能焉故仁和令于天下為最難噫令之役豈專此哉致朝廷之意以惠乎民以近俗今安能舍此而故急于彼勢有然也不急於勢而責其分令于今無乎弗難也楊君為仁和令已三年不病其難而政有成故觀其言可以知余言不為誣也令姓氏刊于石者自韶濩而下十五人楊君名應奎字文煥青州益都人進士

王畿首善天下、有辟雍有頴宮、皆所以尊教治、達邦法也。錢塘在五代時斗僻一方、其國儉其民、暑船車、櫂馬、輕死好劍、率以武力競、雖襲封君、長緣飾儒術、置擇能賢、以籠絡吳中之士、汔未有聞人、我藝祖皇帝、迅掃區夏、挈錢塘輿地、盡歸職方、列聖丕承、陶以詩書、風之禮義、而後賢良方正之士興焉。然學猶未暇建也。慶曆以來、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兩浙路獨杭與蘇越得置郡博士、增弟子員、如縣無校官、則命令佐主學事。至是、江以南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然附郭之邑猶未置也。六龍渡江、駐蹕於此、戎事纔息、崇禮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二十七

考文內興太學、外設庠序、大抵皆視開封而錢塘為邑。至紹興間、令昉建夫子廟、簡肅李公祥識之。正朔款謁、春秋奠祀、則有其地矣。而鬻字尚缺、無以為民讀。茲蒞土、校比之所、頃趙侯與權來尹京兆、喟然作曰、臨安赤縣、二先忠憲、宰仁和、已建其一、豈斯邑亦有社有民、而不知教耶。乃景岡相基、諏日、庀徒於縣之東、得丞舊廡、遂建學其上。命宰趙與杰鞏、耕及簿、正王夢得相、其役越三年有成。宮雝雝在左、廟肅肅在右、廷殖殖在中、門率如也。殿邃如也。明倫堂曠如也。池疏為二、齋列為六、宿直之廬、公養之廩、靡不

嚴備像設禮器稍不應圖法則又倣京校取正焉士於是可以藏修息游已是役也如簿正實始終之則貽書潼川吳泳願有述泳謝曰春秋不書修類宮之義何敢書則有曰今徧州縣皆先民記矣泳旣不得辭乃以得諸聖賢者而諗多士昔畢命之訓殷士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設教千條萬目只要人將已放之心斂而歸諸己而學者恻恻然率馳驚於外因物有遷而失其本心者多矣矧囿衆大之區哉利慾之薰心也奇巧之蕩心也紛華之悅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二十八

心也淫樂慝禮之接心也宮室妻妾之動心也一旦晝之間知誘物化牛年之濯雞犬之放其所有仁義之良盖無幾矣資質敏慧者不過競習科舉而亢志於高明者又不免蘧廬孔孟而歸宿老釋也然則何以長善救失而新美其俗哉畢命所謂收有德義之訓焉孟子所謂求有學問之道焉非必取成於心尊奉其精神屏除其意見絕學捐書不稽古不論業而徑以為是也為語邑之秀民更請擇斯二者

明魏驥重修錢塘縣學記

杭州府錢塘縣於按察使甚為密邇而廟學創自前

代其殿廡堂齋率由風摧雨震弗稱具瞻按察使鳳陽陳公璇過之嘆曰是邑廟學之廢如斯吾可視之而不顧哉歸謀於副使寶應王公鏜南昌羅公箴僉事廬陵陳公永邵武上官公爰臨武鄺公彥譽永豐高公安莆田王公譽山陽馮公節新安馮公清僉曰是吾輩職也復詢之郡邑士民皆無異議乃首督郡縣以修飾為事而諸公皆協心力以為助焉肇工景泰二年二月成於又明年七月

明陳善修錢塘縣學記

錢塘縣在省城東隅形勝獨奇風氣攸聚代有偉人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二十九

景泰三年浙江按祭使陳公璇睹廟學仆傾大加繕治閱三載功成見公及魏文靖公記中嗣後嘉靖三十年杭守孫公孟四十二年督學憲副屠公義英再修飾之比乃十年尋復就圯萬曆二年四月先師廟脊為風雨所壞司訓黃君金粲謀於同官潘君桂芳各捐資葺之然殿堂齋舍庖廩諸多蕪穢二君具狀白於督學滕公公白於當道俱從公請先是修建之役專督於縣貳而教官皆不與聞是以選材不精督匠不力費恒十倍工復不堅公悉其弊乃檄二君與邑丞曾以孝並替之又以材料不充價不時給則民

多重困而工用難集於是斂材給值先時皆具人樂於趨役計日而成不愆於素費半往者而工實倍之經始先師廟次兩廡次敬一亭次五箴亭次兩戟門又南櫺星門門之南新樹石闌東西凡若干丈廟之北修明倫堂堂之西修啟聖祠始於三月落成於六月而學諭李君維鉉及錢塘縣尹姜君召繼至各捐資增飾土地祠及學諭舍宇內外煥然改觀李君同黃君鮑君如璧相與率諸生輩詣予請記善因拜手言曰休哉滕公興學之績不可以不記也今夫廟祀孔顏將以孔顏之學期多士也黉賢登科膺仕者代

不乏人然詞章功利訓詁之習往往有之豈孔顏之教乎滕公以興起斯文為己責多士夙聞公教而敬業於學不有慨然以聖人為必可師者乎夫立教不外明倫聖學莫先主敬敬敷五教之說虞廷倡之而萬世教人者宗焉近世司教秉鐸之士未有以斯學望天下者乃公則首蒞之且惓惓以戒慎恐懼為言正唐虞競業之遺旨也諸士服習有素敬奉師門之教於此出王於此游衍始無愧於黉宮弗戾聖人之教以仰承滕公興學造士之盛心而二三師儒締構之勞亦非無補矣

明金學曾重建錢塘尊經閣記

略

邑侯江陵朱公雅若以文程督博士諸生月三詣學宮揚挖文藝悉卒六經手為甲乙鉛槧各當其材士斐就鄉風蒸蒸以文學興於是相地於明倫堂後締構五楹輪奐堂皇層樓高廈襟江帶海凌雲干霄人文之觀美備矣閣成將度六經尊藏之并建繼往開來坊奎壁堂名宦祠鄉賢祠觀德圃祭品庫齋宿所及倉庾庖湑等皆極堅麗新神主增祭器肇於癸卯十一月落成於甲辰八月其制悉出侯部署其費皆侯捐金贖鍰繼以中丞直指大夫暨父老子弟委輸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十一

而樂者故工集費而民不知云

明聶心湯重建錢塘學記

余觀茲邦於文學則旣彬彬矣自有黌校以來其間汗隆之變屯泰之數具在紀乘邇年崇經閣闢廡宇百廢俱舉不亦庶幾昭明宣鬯哉惟是夫子妥靈之宮倏迺傾越先是丹堊塗飾固亡恙也而其中蠹蝕已盡飄風急雨楹棟相失俎豆尊壘懼將淪壓余小予凜然急議更新又慮故事材具屬賈埏埴聽工大都相欺以樗窳乃與廉幹之貳悉心擘畫鳩材吳楚必須榷梓貞珉者用之總會經費帑緡若干條諸大

府僉議允諧筮日鳩工為堅永計經費不足佐以斥
羨斥羨不繼佐以祿入經始幾閱歲而報成事宏麗
堅緻視舊有加焉乃進諸儒生而諗之曰自茲以往
庶保無速朽也乎夫棟楹椳栴不一材一不備具吾
知其不能有事也貞碩遐遺櫟樗錯用槁中弗卹丹
黝相蒙曾未幾時又虞復圯猶之夫不事事也吾與
汝游聖人之門學聖人之學真心質行有如此庀材
矣盖有事因於壞極其道為蠹蠹之象曰君子以振
民育德德不育則民不振是在師帥余敢不勉棟宇
既成取諸大壮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擇地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十二

而蹈爰固聖基諸儒士其各競競業業有不朽之樹
立斯有不朽之聲名人人聖賢之徒雖隆廟貌于天
下可也是舉也發謀建白則學博士暨弟子員主持
蠲助則中丞兩御史臺藩臬使郡大夫余小子不過
矢心畢力勉盡職事而已於是薦藻告成歌泮落之
至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余曰諸生休矣不曰濟濟多
士克廣德心乎願與二三子交相勗以無忝於壯基
之翼為聖門光爰紀其事如左

明吳太冲修錢塘縣學記

吾杭鼎建三學二百餘禩聖澤沾洽人文恒甲於海

內錢塘視二學地少東國初以來增修之者凡五最
後為萬曆丁未迄今僅三十餘年而傾欹崩折不支
風雨聽講雍容之地幾鞠為茂草若是者何哉微芒
不輯則至於摧落當事者或有其意而無其暇暇矣
力有不給故也會武昌鄔侯始至謁廟俎豆斯陳荒
蕪满目愾焉永歎不寧夙夜於是庀材鳩工首捐俸
百金合當道暨紳士之助得金若干瓦甃棟椽必求
精堅餼工傭值如民間不以官事煩百姓適直指中
州梁公巡鹺按郡聞斯舉欣然曰是誠不可緩檄百
鏹佐其急而明倫堂先成梁公舉耐祝之冠蓋之倫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十三

耆舊之老以及諸縫掖皆動色感歎有肅雍興起之
思乃越日佑聖觀不戒於火將延齋署公先諸有司
至向火虔拜風即返而焰熄其精誠所格若此於是
尊經閣啟聖祠次第繕葺宮牆峩峩聖賢式臨如聞
肸蠁焉梁公名雲構河雲蘭陽人戊辰進士鄔侯名
明昌武昌人丁丑進士署學正王君名國儁順天人
庚午舉人司訓方君何晉慈谿人唐君純長興人稽
督則佐尹王君家植雲南人皆歲貢士翰林院編修
吳太冲記

清滿保重修錢塘學建尊經閣復褒忠祠碑記

康熙五十有四年、余奉命制閩浙、越明年、有事武林、凡蒞斯土者、必先謁文廟、循舊典也、武林之為孔子廟者三、蓋郡庠及仁錢兩邑庠也、下車者例詣郡庠、明所統也、以來於斯者衆、故頻有修葺、略無荆榛焉、余方幸師儒之有以作率也、而諸生有環而請者、則葺學宮也、問其名、則王道寧暨合庠之士子也、閱其詞、則為錢塘學請也、余因有慨焉、夫事每親於所習、見而忽於所不及見、同一學宮、而麗於都者如此、其整葺以所至者衆也、附於邑者如彼、其淪圯以所至者鮮也、今而知類水鸞旂魯人傳之歌詠、亦以魯侯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十四

之戾止也、不然魯十二公多歷年所、而何為乎獨頌魯僖也、爰從其請、捐金而為之、剏復下其議於司、一時從而樂輸者、且踵相接也、於是鳩工庀材、僉謀同也、定方運斤、工人聚也、翼垂屏列、堂構成也、屹然環亘、垣墉起也、楹賴燦然、丹堊施也、有司報余曰、落成矣、夫黨庠學序、造育人材、古之訓也、肄業於茲、而使聖賢之地、風雨不蔽、是亦士大夫之耻也、闕而復整、整而必思、所以善其後、母使圉牧者之得蹂躪於此、是則賢有司與羣士子之責、而亦余之所厚望也、明倫堂後為尊經閣、榛莽弗治久矣、蓋燬於火也、捐資

獨任而鼎新之則邑孝廉潘兆新廩生范玉鈇施博儀也學之東隅為褒忠祠盖杞明方正學等一十四人以皆一時名臣故附於學也寢漸而失其故祀為使節所假館也稽圖考冊釐正而歸之於學又從諸生徐文熙等之請也以祠故列於斯庠之內欲其永傳而無失也且欲後之行過是都者毋第習於所見而忽於所不及見也故合三事而並記之也

清錢琦重修錢塘縣學記

錢塘襟江帶海巖壑深秀西湖環城碧波澄澈稱名勝地生斯土者萃山川之靈氣多英奇磊落瑰瑋絕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十五

特之才故文章科第之盛甲於天下縣故有學初始於明初縣令邵復享購地佑聖觀之西舊老氏之宮十有二楹改以建學嗣後增修不一至本朝而規模大備縣學地鄰闐闐右則中河一帶舟楫銜接日夕喧雜無高阜大川為之襟抱乾隆四十九年六月里民不戒於火牆毀延西廡至於大成殿維時凡得與廟祭者謀所以繕治之羣籲請於都轉塩運使舒公轉請於前中丞伊公福公得給公費三千金鄉大夫等各出資相助而司馬許君擎號恕堂獨捐千金衆公舉專董其事許君慨然不辭遂於次年二月經始

十月工成凡木金土石之物以千計其工各以萬計費幾八千金而公費私助僅之五六許君於獨捐外一并任之其廡之西偏舊有隙地接壤民居向無重垣之蔽以致蔓延為患因不惜多金復加版築永資捍衛並念祭器樂器典禮攸闕前此都銷劫火爰攷舊章悉仿古制宮懸咸備籩豆維新此一舉也為盛世昌明正學為梓里扶植人材豈斤斤博好善之美名已哉大工既竣卜吉有日星門洞開庭奧寬邃兩齋之舍第一流之坊豁如翼如妥神靈而興文教於是乎在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十六

清俞樾重修錢塘學記

錢塘古縣也縣之有學肇始於宋紹興遷建於明洪武代有修葺碑記具存可無贅也咸豐季年粵賊陷杭學燬於兵收復之後與府學仁和縣學同時重建而大難初夷物力未裕粗還舊觀苟美苟完及今垂三十年旁風上雨日就撓傾光緒十四年紳士前侍郎朱公等請於崧公修葺府學仁和學工大費鉅錢塘學未遑兼顧及十七年五月霪雨兼旬大成殿東廡及明倫堂皆圯而文昌閣土穀祠鄉賢名宦諸祠亦頽毀過半於是教諭兼郡訓導袁君言於錢塘令

伍君請於護撫劉公署藩司黃公都轉惠公發錢五百萬為完繕之資而以前侍郎朱公及楊君文瑩王君同丁君丙董理其事其監視工作者鄒君在寅張君景雲宋君元煦陸君家驥也鄒君諗於杭之故事乃謀於朱公曰學宮之東舊有褒忠祠今其鄰地新設太平營侵占祠地又於祠基建立廬舍闔扇皆連轉於學宮若不相屬其學中廊屋亦為書斗竊賃於人於學宮之西私闢一術隔絕之東西兩路儼成通衢此侵地之宜復者也舊制明倫堂及崇聖祠忠孝祠土穀祠位置皆未得宜所五宮牆第一流石坊在

西面河沿蓋舊制即以此為泮池也今泮池已改鑿於櫺星門外則石坊虛列轉泄文明之氣此規制之宜正者也今請自宮牆起由泮池而櫺星門戟門大成殿東西廡及名宦鄉賢祠皆仍其舊而葺治之丹牖之至明倫堂則移對學之正門加造中門三楹翼以廊房排樹碑石設立闌楯以肅觀瞻其東建土地文信國祠又其東建崇聖祠皆有門有垣其前偏東建奎星閣又前偏西建文昌閣閣之前有門門之左則就廢基重建褒忠祠以祀明臣方正學等十四賢又左則建忠孝祠而宮牆第一流石坊則移建東路

改書錢塘縣儒學五字、至民間侵占之地、宜請官示
禁、勿使溷雜、以褻文明、於是縉紳聚謀、僉以為、然後
告於有司、一從其議、侵地既復、規制聿新、頽壁丹柱、
重垣修廡、鏤檻雕櫺、攢甍鬩栱、共用洋錢一萬四千
七百有奇、原發經費不敷、先籌欸應付、而以浙西商
捐歲修餘資償之、自壬辰九月至癸丑七月而底於
成、

宋陸游重修仁和縣廟學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宮室、
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廢禮棄樂、掃除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十八

名分、務為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
故其尊以為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
奉孔子、顏子、孟子、以為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即學
校、以春秋舍奠於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
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
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
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為急務、重責寢食、不敢
安、捐己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宮
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
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為錢五十萬、吾夫

子被袞服冕巍然當坐既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省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貯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於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今以剽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於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

明改建仁和縣學記

明魏驥撰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古灤閻公鼎以仁和縣學卑隘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三十九

且東接按察使西連其署之圉囿嘆曰此豈可為崇清廟肅弦誦之所乎乃謀之浙江左布政使梁燦按察使曾蒙簡等咸以為然於是相地得舊貢院之址高亢為宜言於朝乃擇日始事委布政使檢校駱義監督杭州知府胡濬往來經營之其材則本諸舊而易以新者半禮殿五間兩廡三十間前蔽戟門外列櫺星明倫堂五間兩齋一十間下至倉庫庖湏之類凡學所宜有者無不備具其費出於公而財不傷工出於傭而民不擾代卑隘為宏敞肇工於天順三年之六月訖工於是年之十月既落成教諭畢昇謂不

可無述以示來者請記於余夫學校實風化賢才攸繫故歷代重之至我朝崇重之意視前代有加誠千載一時也然學就新矣為士子者處茲閎耀之地不可徒資之以為觀美亦當一新其志去凡近進高明毋專事虛文以圖利祿而忘厥重要一以古之名臣賢相自期應時需展所蘊上不負朝廷崇重之意下不負諸重臣作興之美而後可不然猶凡民耳

明夏時正修仁和縣學記

仁和縣儒學舊在郡城觀橋之西北洪武間即元西湖書院為之者在郡城紀家橋東天順三年徙湧金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

門南舊貢院址不二十五六年殿與學壹皆上漏下穿且將頽壓揭虔有愆講肄無所師生皇皇無以為謀乃用言之按察使言之布政使言之巡按御使而皆躋之遂以劄府同知李杲區畫衆材帖下冠帶義官吳諫董視群役肇事於成化辛丑四月十有三日巧者獻能力者獻勤撤其腐敗易以堅良擿其漶漫煥以丹碧補乎故所闕佚創乎新所加增訖工于明年壬寅正月十五日師生謂宜文記其成屬之時正辭不獲乃為言曰洪維我朝法古為治文命敷于四海學校徧滿天下一朝內外臣僚仰承德意急先務

而莫之敢後誠以天下之大需賢才以共理也賢才之生必學校以養成之也仁和密邇三司首善之地其尤在所宜先者乎夫惟古學校之養賢材也有道而賢才之為學也亦必以道其道何如若大學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而其要則莫先于正心也其工夫準的莫急乎明義利之辨也是師之所以為教壹是皆以義而非義不敢以之為教也弟子之所以為學壹是皆以義而非義不敢以之為學也夫如是則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由是推而達之上以奉手其君行其義也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其有不幸則臨

大節不可奪也下以臨乎民務民之義若保赤子心誠求之務有以得其心也言惟君子喻于義也鷄鳴而起孳孳乎以求大義所當為急而為之日不暇給也由是功高而名流業廣而祿享雖不求利而利是無不至也小人喻于利也鷄鳴而起孳孳乎以屬乎谿壑之無厭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日不暇給也由是聲稱日以隳節義與之俱喪甚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解則亦何益之有哉然而父兄其猶以是而願望之朋友其猶以是而染習之為之師者其猶以是而誘導之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詔子夏曰汝為君子儒

無為小人儒他日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小人儒乎為己者君子儒乎差毫釐而謬千里故術不可不慎也若夫靈几秩秩廟貌巍巍仰而瞻俯而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五經四書日星朗曜聖謨洋洋嘉言孔章時聖賢儼乎其接德容也藹乎其聆馨欬也其於潛孚默契盖有不言而喻者矣何幸遭逢盛際陶鎔沐浴之深期為君子儒上無負于聖天子下無負于所學也歟其為小人儒也則亦存乎其人焉耳時正老矣猶願與諸士子交相勸也於是為記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二

明粘燦重修仁和縣學記

正德己卯春掌鈐者以余教仁和仁和多賢間亦有故習未除趨向弗類者余則日與講疑義勵修檢嚴日課不數月而環列几下者其拜俯步趨動之語默新故漸不相襲說者謂仁和士習維新矣士習雖新而庠舍之蠹敝猶夫故也日講習坐其下者恒懍懍然忽夏至日撤講未移刻而棟宇覆壓器用敝盡余與諸生輩偶幸而免也豈造物者亮其志憫其愚欲新其規以逢其會乎於是杭守留志淑民急起而營之工勤力疾越月而輪奐一新余時拊案嘆曰士習

新而居是士者亦新宇宙間物理氣數之相值固如斯哉然草創規畫耳若夫齋廊檻壁殿廡檐楹與凡藻繪粉飾之工猶有未能悉備者未幾留且去去且再至至未幾復膺擢嗣留者蒞政既無令聞且亦未遑也新淦廖瑜氏蓋丞於邑者獨有志於是瑜志雖勤而分量則有限司風紀者特以瑜署令事惟是得加補治修葺既而得新令李義壯氏而規制始復完焉瑜以余悉其事謀司訓車君鼎索余記云

明馬三才重修仁和學明倫堂記

文未錄

續補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三

明仁和縣學重修記

陳善撰

仁和建學先諸邑其創構為歲至久往嘉靖中比歲再圯矣至萬曆癸酉新建張侯蓋始規恢明倫堂而益新之士論於是益賢張侯云已而侯以內召去繼之者為南海梁侯侯敦讓崇儒甫視事即加意學校月凡數至延見諸生必降色優禮之每遇月試輒捐俸入以豐厨供士皆感悅以為前此所未嘗見侯襟宇冲粹雅不欲以俗吏自命念仁和雖劇邑吾獨得以儒道鎮之益務右文興學為諸邑倡乃鳩工飭材推廣前制大啟門闔宏肆爽塏而額其上曰學先諸

邑增築崇墉延袤數百武雜植松檜數百株大成殿前後開二角門士之登科者於此取道其翼亭戟門東西廡兩廊並甃築堅厚門楹則加丹堊焉易明倫堂西棟敗者承以巨材後堂寢室視舊增美西偏公署為堂三楹居室五楹齋厨溷室皆具學門對西城雉堞門以內舊為輿臺所盤據侯盡撤其廬而空之林木森列天衢蕩然始稱都城學宮矣自經始迄於落成皆侯躬親董理凡費金錢二百千侯悉損俸入不以煩民人昭侯建學之心與張侯同而其難實過之云襄厥成者為學諭吉水王君燾學訓諭君楫先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四

以陞任行茲學諭大田陳君成安暨學訓安福萬君如灝上杭何君文甲相繼至僉嘉懿舉謀勒石來徵予言予惟仁和學比歲再圯今則比歲再新然則廢興固不在人哉世之為令者類多簿書期會自結於上其視學宮興廢至或等之郵傳甚則灌莽而荆棘焉夫吏職百司務首學校日惟從事簿書即政平訟理何以命曰儒吏哉侯嶺海士出宰劇邑能以文雅飾吏治至朘己以宅諸生多士嚮風彬彬益盛所以薰德而向化者良有自哉

清吳農祥代邵遠平重修仁和學記

吾邑仁和之學、宋時初附於臨安府學、紹興中遷於縣治之東觀橋、勝國初年、苦其湫溢、洪武十一年、又遷於前洋街、天順三年、巡按御史閻鼎等、以其地逼臬司、又徙於舊貢院之基、令杭州府學之右、猶之宋附於臨安而已、夫附臨安與府學一也、古之人其留意於學也、公卿大夫百司庶尹、有一不由學校以升者、歟而顧不能相陰陽、度流泉夕陽之勝、以為一邑倡、何獨於茲學一再遷而仍屬之府歟、吾知之矣、仁邑者、吾郡之首邑也、如有家於此、諸侯有庶子、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支分派別、日疏日遠、而為嫡子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五

者、則承宗祧之重者也、既承宗祧之重、則一家所有、咸嫡子是寄、而無從錫之冢土、授之祝啟也、以語夫仁邑之隸於郡也、何以異、是得一善土、匪曰一邑之良、即一郡之善土、得一俊民、匪曰一邑之俊民、即一郡之俊民也、由茲以推、其所有秉化權、參密勿、端拱廟堂之上者、亦將曰匪一邑之公卿、而一郡之所產也、夫士子矻矻窮經、及膺主知、受國寄、毅然以名教為己任、則交相引為重、或曰、此山川之所會、毓也、或曰、此祖宗之所成就也、頌申甫、則歸之於喬嶽、詠棫樸、則稱之於周王、其人品愈尊、則所稱述愈大、然則

仁邑雖一邑使在吾學者伏而思曰吾之學成則為
武林九邑之所首舉斯為桑梓之光也有不黽勉奮
起以仰承國家所以待士之重乎吾邑之先達其為
重於天下者指不勝屈勝國之中其識幾先翦巨惡
為國家遇其方張之勢瀕九死而不悔者則有若胡
端敏世寧議論侃侃力持大體不負給諫之任者則
有若江參議玘清介自持挺然難犯者則有若沈侍
郎銳而我曾祖弘齋公事世宗議大禮忤永嘉張公
孚敬與楊公慎豐公熙等拜杖闕下老死戍所自著
書以為娛凡此數公皆仁邑所指為斗杓者也吾鄉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六

才識之士聞其風者有不砥礪感觸思與諸公並垂
天壤乎嗚呼勲業經濟則驗之於後日而其立意斷
然不欺其志則卜之於初年有椒蘭之性者必不爭
蕭艾之榮挺松柏之操者必不雜薰蕕之氣亦在諸
君自驗之而已矣學之設也年久傾圮風雨剝蝕自
聖宮以及倉庫庖湢皆鞠為茂草吾先考增益公為
邑諸生惄然傷之欲言之於通邑未有以應也每告
小子曰汝他日有成當成乃父之志歲在乙丑巡撫
河陽玉峯趙公至浙江省新杭州府學而余亦以大
葬先人得乞假歸家慨然曰此非吾父之志耶乃擇

日新之自聖殿兩廡及蔽戟櫺星門是咨是度凡學
宮所宜有無不備具凡用金若干功成爰記歲月於
石以勉我子弟以無負先人之教也云尔

清包映奎重建仁和儒學明倫堂記

仁庠為七十五邑冠左江而右湖山川靈淑之氣甲
於東南自制科來代多偉人若胡端敏邵康僖諸公
尤其彰彰較著也先是署教諭鄒待聞暨邵學士封
翁增益先生勉力修葺未竣厥事歲乙丑大中丞趙
公方鳩工庀材郡縣學宮次第振舉視昔有加戒三
先生給假旋里慨然捐千金共勦之從先志也先生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七

之言曰吾幼而游焉息焉聚族於斯焉吾祖吾父所
由之以進身也吾子若孫果能經明而行修蒸我髦
士寧僅文章華國之足云而况吾父之志未竟敢不
竭蹶以從事嗚呼先生可謂善承先志矣今者殿宇
堂廡櫺門垣墉之屬煥然一新以至社祠文閣漸次
崇飾俾邑子弟朝弦而夕誦焉咸曰非大中丞及先
生之力不至此先生甲辰會魁讀書中秘視學江右
下車之始楚粵方用兵日馳驅於馬之場左手揮白
羽右手持不律校讐不失累黍而且以敦倫飭行為
諸生率故視學之命兩膺特簡旋以博學鴻儒召充

講幄人皆以為榮而先生處之泊如也方且左右天子、黼黻太平、躋之前代名卿之列與端敏之事功康僖之理學何多讓焉厥後繼先生而起者光贊鴻猷發皇經術無不歎羨於學校之日盛而追維其所自始不更有厚幸哉奎以薄劣庸材濫竽鱸堂之末謹上其事於各臺司而為文勒石以垂不朽云時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仲秋

清徐恕重脩仁和儒學記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自三代迄今勵賢才而美風俗未有不本諸庠序學校者也杭為浙東西十一郡之

杭縣志稿

卷二十

四十八

冠府學與仁和錢塘二學並建省城士游三學者沐浴聖朝之教育百有餘年拔萃起潛科名文章之盛固已超越前代矣予承乏杭守旋蒙恩命擢任監司朔望謁聖三學宮竊見廊廡祠宇內外陳丹腊粉半多剝落或上雨旁風垣欹木腐又其甚者鞠為茂草顧瞻太息亟謀繕葺而聿新之會里人候銓知府許承基倡率諸醴商請輸資以佐經費轉申兩院臺鳩工庀材府學錢塘學既先後落成煥然改觀矣惟仁和一學缺焉未舉考仁和舊學在宋附於京庠洪武十一年即西湖書院改為學天順三年始徙今地與

府學相毗前明遞有增建屢修屢圯國朝順治八年重修廟學大門改移東向由府學出入康熙八年教諭鄒璜共郡人學士邵遠平重建明倫堂雍正八年前制府彭城李公衛檄學重修距今又四十餘年矣許君承基偕行省理問何君宗方復踵前請力肩其役時方伯王公亶望護撫篆事首先其請制府鍾公音今撫運使三公寶督學使者王公杰皆以振興學舍為先務嘉予維新廉使郝公碩糧儲道李公慶棻杭嘉道孔公毓文和衷協德樂觀厥成郡伯彭公永年董率維勤克舉厥職是役也凡櫺星門及戟門兩

廡至大成殿明倫堂頽者築之朽者易之毀者補之其自大門魁星文昌二閣崇聖鄉賢名宦忠孝陳忠肅公五祠湮蕪僅存遺址度材量地莫不循舊基而一一鼎新之繚以墻垣四百餘丈周遭雜植花樹數百本以資游息舊觀頓復規制加宏許何二君可謂無忝斯任矣經如於乾隆癸巳年二月二十五日迄工於六月十五日費計白鏹五千九百七十兩有奇清孫鏘重修仁和儒學記

仁和學宋時與錢塘學皆附臨安府學紹興間始析建縣治東明天順初又徙今址在今杭州府學之右

國朝順治迄乾隆間皆嘗大修之粵匪陷浙學燬於兵迨克復後浙江巡撫馬端敏公撥款重建事詳前記光緒戊子隸學之士以日就傾圮上其事於郡守陳公文駿初議府仁錢三學並修旋以費鉅不果次年葉赫崧公來撫兩浙郡紳朱公智等以先修府仁二學請公慨然許之乃提文瀾閣鈔書積金移充經費委前署杭州府事郭公式昌董正之經始於己丑七月期年而成凡崇聖祠明倫堂名宦鄉賢等祠土木丹堊煥然一新并塞面城西路如康熙間谷公令甲以社歧趨又移文昌閣於殿東隅闢其前為道義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五十

之門其東土地祠本祠宋參政陳文肅公祠之前增鑿方渠築亭於上取朱子半畝方塘一鑑開詩語顏為額凡以啟文明供游息者周且備計所費銀錢四千餘圓嗚呼何用之節而事之舉歟其監是役者曰羅榘盛起姚已元王掄奎丁立本宋元煦黃維嶽陸家驥高棻丁立中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仲秋

明薛應旂三學射圃記

三學射圃者固杭州仁和錢塘諸生習射之圃也當洪武初三學各有射圃成化辛卯乃即開元宮廢址總建督學者就以蒞政繼遷代偶間屯田憲奈因以

居之弘治戊午、提學副使趙公寬至、遂議度圃之左
右隙地、左建提學書院、右建是圃、以專習射、迤北乃
築街、通書院、用便督率、竟以原圃讓為屯田、公署其
事、具趙公書院記中、歲久是圃亦就蕪圯、嘉靖辛亥
予叨視學、政屬有司、葺之、明年壬子八月、秋試畢、事
始克經理、冬十二月訖工、凡為前堂、前軒、各三楹、東
西兩廡、各五楹、穿堂一、楹、後堂五楹、厨屋三楹、中
外門各一座、左右候館各一楹、其餘弓矢、決拾、候鵠、旌
旂、鐘鼓、琴瑟、笙簫、塤磬、尊壘、豆籩、勺筐、洗禁、俎案、豐
饌之屬、悉鼎新如制、癸丑春節、遂進師生習射、值有
其事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五十一

明仁和縣學題名記

教諭李公璧撰

唯天下學校立師教、其來尚矣、成周六典、師無專職、
鄉庠主以鄉大夫、州序主州長、黨校主以黨正、蓋兼
官也、漢唐而下、郡國州縣之學、或置經師、文學、或置
博士、助教、或置教授、教諭、時則有專職焉、我國家稽
古、右文、建置學官、府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以
為之長、而又咸設訓導、以佐之、至若選授之法、員資
之制、育成之方、亦惟隨時損益、代有不同、期得人敷

教造士以隆治化美風俗彼此一而已矣璧初試濫
膺蘭谿教諭正德元年養改仁和仁為浙文文獻
首邑湖山鍾靈人才輩出名卿碩儒焜耀前後雖曰
天實生之以基邦家而安社稷然朝廷作育之功師
儒誘掖之力要皆不可誣也昔之任於是者若聶君
大年之文畢君昇之廉潘君楷之剛皆卓然著聞其
餘善可稱者時不乏人奈何以璧之寡陋尸素於其
間其何能紹前修而淑後進乎竊當有志黽勉師道
以補偏塞責而殷鑒近取孰與前哲尚論追式顧名
字歲久泯湮無從備錄爰旁搜博訪合今昔僅得三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五十二

十餘人載於牘諸生間而請曰古之登名者或題名
于塔游覽者或題名于山矧諸先生受天子命相繼
臨蒞一邑擁皋比育青衿而名字顧闕焉弗題奚可
哉願刻諸堂壇以繫衆思而示後嗣璧曰然此誠承
乏者之責也乃比次列書召工勒石余賤姓名亦竊
附焉用告於後之君子

明李旻錢塘縣學科第題名記

錢塘之有學舊矣洪武庚戌始遷為今學士升于學
而行道建功於時史有載焉四方之人往往能稱論
之游于學者乃或懵不知氏名不有紀以示後固缺

典也按察于公守正提學吳公原明來觀于學見學
宮蕪陋敝壞命修治焉于是讀講有齋從祀有廡廟
堂始有甃石凡廟學之所當有而未備者次第備矣
學之師生礱石當書其事于公聞而止之曰春秋修
類宮不書於經此何足事耶茲學以科第題名者不
為乏人而姓氏不傳久則泯沒無聞况表前修以勵
後學政之所當然也石其用於是乎予曰此美事也
不可以不承乃訪求洪武以來科第鄉試二錄得第
進士者若干人領鄉書者若干人並其歷任所至書
之所不能詳者缺之題名于石以俟後人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五十三

明仁和縣學科目題名記

本學教諭劉煥撰

國家設科目所以進賢才學宮立石題名所以激後
進非設科取士則賢才無自而出非立石題名則後
進無由而興此科甲題名之石學校所當立者也杭
郡為浙都會仁和為杭首邑地靈人傑瑰奇英俊之
士登名科甲出為世用者倍蓰他鄉使不立石以記
得人之盛何以表先達激後進耶成化丁亥春予承
乏典教是邑謁廟儀畢稽學之故址國初改宋元西
湖書院為之天順己卯冬侍御公鼐請移建於斯凡
聖賢贊像經書傳注之碑森列戟門左右惟甲科名

石未備遂謀同寅司訓紀濬之聞于郡守張公禧二
守陳公翔邑令周君濬二尹胡尹源咸捐俸買碣石
僦工取自洪武開科以來擢鄉試登黃甲若干人第
其姓氏爵級悉鑄於上置諸講堂右昭示永久僉謂
煥司教鐸宜為記之粵自成周盛時賓興賢良科目
之名未有隋唐既興始立科目之名文猶未盛洪維
天朝列聖相承文運弘開三年大比簡拔賢才于茲
百年之久視前代彌隆仁和賢才由此之出有居近
臣勲業彰有任藩臬聲譽著以至為守為令司校官
列庶職者莫不各以其術鳴斯可見其地靈人傑視

杭縣志稿

卷二十

五十四

他郡為尤盛也方今聖天子在位右文圖治尤重科
目提學則有憲副安陽劉公鈺按治則有豸史臨江
張公敷與夫藩臬諸重臣悉以作興學校為心宜乎
豪傑之士由科目而進接武前修者出焉今緣後進
游歌學宮沐浴清化覩茲石必指某科某也為近臣
某科某也為名藩臬至於守令校官庶職亦由某科
而進既皆有令名寧不深思曰彼亦人也我亦人也吾
何不勇猛精熏經飫史以聖賢道學自立先達名人自勉
掇高科躋膺仕俾功業文章巍然煥然有光前烈而無歉於後可也
若然則茲石之立豈小補哉余言曷足為輕重姑書以俟云

